今天：用革命改變「請飲」無食

昨試菜甚佳，打算推行香港請飲的「粵菜全體」——日式婚宴只一隻盒裝準備每位客人帶走之冷魚外，其他全是小吃下酒物，而「熱菜」(！)僅一茶杯蒸甜鷄蛋之「怪風」，應該來一個革命，打倒它，取消它！

「日式婚宴每人須付酒席費萬元——港幣五百多(一九八七年)！所以來的賓客，每位不得不致送最少二萬日圓，至近親戚，如舅氏、姨氏姻親，送五萬到十萬，在今天日本，等於香港之平常數目了！」

這是小周告訴我的。

今天開幕，只發出百五十份請帖，要在讓電視作全國網之「新聞宣傳」——「香港在東京的酒樓，意欲團香港食之文化與風俗，打倒日本之喜筵風俗——等於沒得吃，只飲酒的怪習慣！」日本已進入全般接受、並發明新風尚的時代，這種「務新」精神，是一種不知不覺的革命。——我在致賀詞時只用三分鐘說明此點。

這是上午十點半的事，下午出版的所有「夕刊」——晚報，領導的四家，都刊登了開幕禮這些話，且警告日本賀筵將必遭到顛覆。

雷白卡首先以全部四份報紙用大紙袋裝了，鄭重地贈給我，雙手奉上，並鞠躬笑謝：「有可能推行了香港的請飲！」我接了忙問：「那麼一席成本怎樣？」她低聲道：「坐十二人一桌，則照日式婚宴之價是連同典禮與筵席(！)，每一人須花一萬，即沒得吃的酒席付至少八千元——四百。十二人是四千八以上港元，我們這粵菜全席——中型燒猪、魚翅、鮑片、海鮮，只收一席(十二位)七萬五！正在裝修此新厦之頂層十樓，成爲大禮堂，可以租用行西洋非宗教式的典禮，也可做壽、小兒滿月、週歲！」我說：「你們有如洪水猛獸，大革其命！」她大笑了！

今晚搬離酒店，三位女士訂了兩間成田機場的新電腦化酒店——外型宮殿式，內部西化的「新大都酒店」，是一個結合香港日本財團，三個月前開幕的。兩間房都非套間，妙在「隔音」，而成田航厦在望，可以步行到達。小袁等安頓好房間後，我們四人便去這酒店不遠的「奶多俱樂部」吃夜舞餐並跳舞，據說是巴黎法國人開的，西菜極好，而設備則取清雅幽靜的本地風。跳舞時，小袁在耳邊問我：「今晚怎樣住？兩房四床！」——「四床四人呀！」她說：「不好意思讓雷白卡一個人一房！」我笑說：「玩到兩點前，只三小時天光了……。」

生意經紀日記　黃昏·羅鳳　文·田寿子

二六一：要講義氣

麥仔曰：「又係你講嘅，話佢預幾百飛。」

尿坑華曰：「你信我喇！佢眞係有叫座力者也！」

麥仔曰：「等佢答覆至算，如果黑龍會叫高價，等黑龍會去搞，我哋要有自己宗旨。」

尿坑華曰：「乜宗旨呀？」

麥仔曰：「不可以任由佢哋拳手魚肉，鬥叫高價，邊阿福去搞乎？」

尿坑華曰：「我在試探佢，有所謂，如果我同佢講價講到一萬七，又點？」

麥仔曰：「你可以同佢講，我哋有法子預。」

尿坑華曰：「咁一萬五千呢？」

麥仔曰：「亦有可能，袁野會反對。」

尿坑華曰：「挑，袁野又不是眞老細！」

麥仔曰：「但不是眞老細嗜，但有份分銀，就係老細，有牙力。」

尿坑華曰：「不如你今日同袁野斟掂先，謀定而後動，有袁。」

麥仔曰：「我會同袁野傾。」

尿坑華曰：「你要說服佢至得㗎！」

麥仔曰：「你知佢份量，如果黑龍會叫高價，等黑龍會去搞，我哋要有自己宗旨。」

尿坑華曰：「你要說服佢至得㗎！」

麥仔曰：「你知佢份量，如果黑龍會叫高價，等黑龍會去搞，我哋要有自己宗旨。」

尿坑華曰：「你信我喇！佢眞係有叫座力者也！」

麥仔曰：「等佢答覆至算，如果黑龍會叫高價，等黑龍會去搞，我哋要有自己宗旨。」

尿坑華曰：「乜宗旨呀？」

麥仔曰：「不可以任由佢哋拳手魚肉，鬥叫高價，邊阿福去搞乎？」

尿坑華曰：「我在試探佢，有所謂，如果我同佢講價講到一萬七，又點？」

麥仔曰：「你可以同佢講，我哋有法子預。」

尿坑華曰：「咁一萬五千呢？」

麥仔曰：「亦有可能，袁野會反對。」

尿坑華曰：「挑，袁野又不是眞老細！」

麥仔曰：「但不是眞老細嗜，但有份分銀，就係老細，有牙力。」

尿坑華曰：「不如你今日同袁野斟掂先，謀義氣。」

麥仔笑曰：「何以你咁着緊呢？」

尿坑華曰：「一個預感，他想撇開我！」

麥仔並不同袁野傾此事。

袁野接到泰國方面電話，肥佬領除亦覺得病君有法子來打二月大賽，有些蹺蹺，向袁野報料。

袁野曰：「總而言之，你同佢師傅阿黃講明白，大家中國人，要講義氣。」

麥仔曰：「我會同袁野傾。」

尿坑華曰：「你要說服佢至得㗎！」

麥仔曰：「你知佢份量，如果黑龍會叫高價，等黑龍會去搞，我哋要有自己宗旨。」

尿坑華曰：「乜宗旨呀？」

麥仔曰：「不可以任由佢哋拳手魚肉，鬥叫高價，邊阿福去搞乎？」

尿坑華曰：「我在試探佢，有所謂，如果我同佢講價講到一萬七，又點？」

麥仔曰：「你可以同佢講，我哋有法子預。」

尿坑華曰：「咁一萬五千呢？」

麥仔曰：「亦有可能，袁野會反對。」

尿坑華曰：「挑，袁野又不是眞老細！」

麥仔曰：「但不是眞老細嗜，但有份分銀，就係老細，有牙力。」

尿坑華曰：「不如你今日同袁野斟掂先，謀義氣。」

麥仔笑曰：「何以你咁着緊呢？」

尿坑華曰：「一個預感，他想撇開我！」

麥仔笑曰：「不，」朱廸搖搖頭，「我已有一個預感，他想撇開我！」

尿坑華曰：「看來你們太兒戲了，」安娜挾口菜送進咀裡，「相識這麼短時間，就談婚論嫁，跟着說去註冊結婚，然後說去買樓，可是，才過一天，他又不見人影，朱廸，不是我又說你了，你們的感情還是比較脆弱的……」

「不，我們是一見鍾情呀，這又有什麼不好？很正常嘛！」

「你先別打岔，恍惚的，何必呢？」安娜嘆嘆氣，然後叫伙計拿來一瓶啤酒，「我們先乾一杯，唔，一見鍾情到底是不可靠的，你既然已想到他可能撇開你，那你就應該想開點，唉，一切順其自然吧，開多了，對自己反而不好。」

朱廸一口氣，就乾了一杯，抹抹咀道：「你說得也有道理。」

「我爲斯豪悲痛，爲斯豪忿憤不平。但一切已是事實，無可斡旋，悲傷、怨憤，都是於事無補的。

車子開了，緩緩地駛離火葬場。在這深幽的山嶺間，我的心情終也逐漸地平靜。

二九七：可能已有變卦

大牌檔的消費，自然比其他的夜店便宜多了，對朱廸和安娜來說，沒有人客請，便要自己掏腰包，這是最經濟不過的了。

兩碗麵兩碟小菜端上來了。

「看你整晚心神

「不，」朱廸搖搖頭，「我已有一個預感，他想撇開我！」

「看來你們太兒戲了，」安娜挾口菜送進咀裡，「相識這麼短時間，就談婚論嫁，跟着說去註冊結婚，然後說去買樓，可是，才過一天，他又不見人影，朱廸，不是我又說你了，你們的感情還是比較脆弱的……」

「不，我們是一見鍾情呀，這又有什麼不好？很正常嘛！」

「你先別打岔，恍惚的，何必呢？」安娜嘆嘆氣，然後叫伙計拿來一瓶啤酒，「我們先乾一杯，唔，一見鍾情到底是不可靠的，你既然已想到他可能撇開你，那你就應該想開點，唉，一切順其自然吧，開多了，對自己反而不好。」

朱廸一口氣，就乾了一杯，抹抹咀道：「你說得也有道理。」

「我爲斯豪悲痛，爲斯豪忿憤不平。但一切已是事實，無可斡旋，悲傷、怨憤，都是於事無補的。

車子開了，緩緩地駛離火葬場。在這深幽的山嶺間，我的心情終也逐漸地平靜。

九三：條件

賣山採取不遜與卑鄙的態度說：「我與你根本沒有情，爲什麼自作多情？相反，你把訂婚事當作玩耍，我動你別自作自受才眞！」

扭臉注視他，臉色帶幾分懇求，說：「千萬別把我剛才說的話，照單搬給我爸爸媽媽！」

「就是要你明白——這趟，我和你是假訂婚，不是眞的。」

「訂婚也有假的嗎？」他故意睜大雙眼。

抱歉地瞥視他一下，說：「求你和我一起做戲，但別以爲我眞的是你未婚妻……反正明天訂婚是關門式的，只有四個人知道。」

「我不答應呢？」

「求你！」她一臉柔婉。

「假到幾時？」

「等我書院畢業。」

「你畢業後就得到路高憧的嗎？」

「很難說，到時，即使我得不到他的愛，我已有一雙翅膀，不再倚靠垃圾家庭，不想做什麼垃圾千金！」

「別管我！」他粗聲說。

「成，」她伸出一隻手來：「咱們交易成功啦！」

他並不握她的手，說：「握手不能當作証據，我要寫兩張字據，你簽名，聲明父母搞的是假訂婚，我們雙方不承認事實。」

「最好不過了！」她說。

賣山開心！難得慧潔之答應父母訂婚，只不過是虛招，一種利用，而不是眞眞正正的成爲未婚夫婦。她的意見，他百分之一百接受。

「我答應你的要求，但有條件的。」他扯臉望她，瓦斯路燈下，首次看到她的臉兒很美。只可惜，它一向讓過多的傲氣、任性，刁蠻所掩蓋吧了。

「什麼條件？」她問。

「訂婚後，你去跟名師學彈琴，與瑪莉胡爭男人，我要眼開隻眼閉。同樣，我去交女朋友，跟她來往，你不能管我！」

「你居然有女朋友？」她瞪眼諷刺地望他。

「別管我！」他粗聲說。

「成，」她伸出一隻手來：「咱們交易成功啦！」

他並不握她的手，說：「握手不能當作証據，我要寫兩張字據，你簽名，聲明父母搞的是假訂婚，我們雙方不承認事實。」

「最好不過了！」她說。

五：良師傳技

耶律吹笛轉頭又問：「以老山之見又如何？」

山樵子暗哼一聲，「這種事，你倒會徵求老夫，終有一日讓你知道老夫的厲害！」當下故作考慮，道：「如今城門防守必緊，帶這小子進城反而不妙，倒不如將他交給耶律老弟和蕭老弟看管。」耶律吹笛帶來的兩名遼國高手一名耶律歡一名蕭榮。

耶律吹笛沉思了一陣，道：「咱們還是等到黃昏再趁人多時進城吧！」

未幾余顧南醒來，對山樵子破口大罵，山樵子大怒，又不方便改變主意殺他，只好在他臉上摑了幾巴掌。「小子，先讓你嘗點苦頭，再慢慢炮製你！」

這幾巴掌只打得余顧南雙頰腫起老高，嘴角不斷淌血，但也將他打醒，忖道：「我怎地這般呆？這不是求死？我還得回西京報仇哩！今日便忍住這口鳥氣，異日再慢慢報復未遲……」

黎樂沙笑道：「山老果然有辦法，幾巴掌便教這小子不敢再吭一聲！」

山樵子高聲道：「臭小子，你往日的威風那裡去了？」說着又在余顧南臉上摑了一巴。「你不開口，老夫便會饒你，哼哼！作夢！」他邊說邊打，只打得余顧南滿嘴都是血。

耶律吹笛哈哈笑道：「想不到齊雲高的徒弟，這般膿包！」

余顧南心中怒火燃胸，奈何麻穴被制，如肉在砧上，只能任人宰割，忍辱求生，他怕讓對方從眼神上看出其內心的不滿，便垂下頭去。

「齊雲高是什麼東西？他徒弟這般膿包，老夫也想再鬥鬥他！」山樵子走前，五指抓住余顧南的頭髮，將他扯高，只見余顧南可憐巴巴的，他不由大笑起來，道：「我爺爺早已死了，叫你爺爺不過是咒你老不死而已！」當下眞的當衆喚了三聲爺爺饒我，衆皆大笑。

（一五二）

二三：最親信的女秘書

在兩個女秘書中，朱美芝是李柏壽最親信的一個，很多最機密的事情，他都交由她去處理。類似這些借欵與存欵的事，先由李柏壽自己直接打交道，在搭通了關係之後，但就交由朱美芝去處理。

朱美芝有女性的精明，都沒有一般女性那麼多口，她知道什話應該講，什麼話不應該講，應該講的說話在什麼場合講，講得得體，大方而有份量；不應該講的說話，却永遠不會在她的口中流露出來。所以，朱美芝才會這麼受到李柏壽的重用，連數以億計的現欵，也交由她處理。

至於另一位女秘書譚天娜，做的却是與朱美芝不同的工作。兩個女秘書分別在兩個不同的辦公室辦公，由李柏壽直接下達命令，做的是什麼工作，只有她們自己知道，各守秘密，各不相擾。

她們就像李柏壽身上的兩條臂膀，分別担負了李柏壽身上的一部份重責。

例如向滙豐銀行借欵的事，如果這件事情落在第二個多口的女人手上，却不難漸漸揚出去，但這件事情却是由朱美芝處理的，那麼，就像放在保險箱中的文件一樣，秘密永遠不會泄露出去。

李柏壽的借錢手法，那是相當特別的。在羅明仁給他電話的時候，正是他急需現金週轉之時，可是，他對羅明仁的答覆，却說暫時沒有這個需要，而且還把千方百計借回來的那一億元巨欵，提取現金，再存入滙豐銀行三天，這一存一提之間，不但冒風險，也虧蝕利息，而且還令朱美芝多做了不少工作。

但朱美芝毫無怨言，樂意去做，而且對李柏壽這種異乎平常的做法，毫無好奇心，只照吩咐去做，並不問句爲什麼。

蜂風語言　偏繆

冒牌已久

海關續檢獲冒牌米。稱「黑米」的已流行多時。

大把機會

政制改革白皮書延期發表。喜歡發表意見者機會更多。

特級垃圾

市署將購置新垃圾桶。可惜某些垃圾永難清理。

太平山頂望下來　王方

心關

城市之光　成區

節日誤我（八）

「時代不同了呀，用你的時代，看今天的社會，自然是格格不相入了。」

「你要嫁李世威，我當然反對不來，不過，你一定會後悔的。」

「不，我決不會後悔，我會珍惜我和他的愛情。」

當她作出了如此決定時，徐大昌知對象不是徐大昌而是李世威時，大感意外了。

「我問你，徐大昌這麼老實，他有什麼不好？」

「沒有情趣呀，老實有什麼用。」

「她一樁一件的說出了徐大昌沒有情趣的地方。

「我的想法不同，情趣是表面工夫，老實顧家的才是永恒的。」

「時代不同了呀，用你的時代，看今天的社會，自然是格格不相入了。」

「你要嫁李世威，我當然反對不來，不過，你一定會後悔的。」

「不，我決不會後悔，我會珍惜我和他的愛情。」

當她作出了如此決定時，徐大昌會用鮮蝦作餌？」

麗碧告訴母親要結婚了，母親問知對象不是徐大昌而是李世威時，大感意外了。

「我問你，徐大昌這麼老實，他有什麼不好？」

「沒有情趣呀，老實有什麼用。」

「她一樁一件的說出了徐大昌沒有情趣的地方。

「我的想法不同，情趣是表面工夫，老實顧家的才是永恒的。」

「時代不同了呀，用你的時代，看今天的社會，自然是格格不相入了。」

「你要嫁李世威，我當然反對不來，不過，你一定會後悔的。」

「不，我決不會後悔，我會珍惜我和他的愛情。」

當她作出了如此決定時，徐大昌會用鮮蝦作餌？」

然後緊張起來。

這一天，徐大昌過訪麗碧，吶吶不能成言。麗碧母親找一個藉口出去了，臨行時對徐大昌說：「現在就看你這老實人，如何挽回她的心了。」

門關上後，徐大昌與麗碧，相對無言。

久久，徐大昌然後說：「我以爲一切以實用爲主，無往而不利，到如今，才知實用不敵虛缺之光輝。」

「你說錯了，不是虛浮，而是你缺乏生活情趣。」

「我有生活情趣，我喜歡釣魚，歡喜旅行。」

「奈何大魚也會擇餌的，麵包怎

漫浪的落失

司馬格　文

周正明說都去過。他們三人喝了大半瓶白蘭地，都不能再喝，也不會吃飯，謝芬妮對周正明說：

「酒帶到我的汽車中，我們送你到家，你把酒帶了去。」

周正明不好意說是由她帶酒回家吧！當他落車，母親對女兒說：

「四頭鮑脯，我還是第一回吃呢！」

「我是第二回。」女兒說。

「你和周先生有前途嗎？」

「我們現在很好，將來誰知道？」

「你們是否普通朋友？」

女兒不說什麼，母親也沉默了，回家，各返己房。

明天上午，謝芬妮在時裝店裏接到周正明的電話：

「令堂對我的印象如何？」

「很好，」謝芬妮說：「今夜我陪她看京戲，大後天同赴壽宴，不過，她去得早，我八點半到對海『珠城』。」

「後天你歸我了。」

「可以。」

中午下雨，午後一點已霽，有些主顧來。黃昏，謝芬妮回去，提早進晚膳，母親問道：

「壽禮送些什麼？」

「由你出面。」女兒說：「寫明『謝李婉雲率女芬妮』，我買銀行禮劵，總要一千元吧？」

「當然，台北的人情也大了。」

「台北生活程度高，我早已知道，你大後天去打牌？」

你們是否普通朋友

「三點半就到了，我打慣台灣麻雀，對廣東式、上海式生疏了。」

「萬變不離其宗呢！」

「周先生賭不賭錢？」

「他常去馬場，下注不大……」

「他沒有汽車？」

「他考不到牌，其他本事都有。」女兒又想到了房中。他們膳罷，女兒提到開汽車過海不易泊車，坐的士吧！母親以爲可搭地下鐵，女兒贊成，她們進了地下鐵站候車時，母親問女兒復活節假期與周先生何處去，答道：「馬太、馬先生要到日本了，我忙呢。」

這時列車來了，母女上車。（一一二）

天涯孤客　文·秋風　插圖·木蝴蝶

迷途

陳浩泉

一一三：是否太不公平

喜愛山林花木，喜愛自然的斯豪，應該會喜歡這地方吧？但是，這裡是不是太清靜、太寂寞呢？……

最後的告別儀式之後，一道小門打開，斯豪的靈柩給推進去了。只要一按電鈕，斯豪的身體就將化爲一撮灰燼！

此刻，我再次强烈地意識到——斯豪眞的走了。現在，連他還沒有生命的軀體也不能留下來了！

悲傷向我作最後的襲擊，眼淚又奪眶而出了。我和項伯母哭作一團，要由旁人攙扶出來。在花園中，我仍忍不住倚着欄杆飲泣。

「阿璧，走吧，快下雨了！」

一會兒，斯傑走過來，哽咽着對我說：

上了車，我仍然從車窗向外張看——一片灰沉沉的雲壓在山巔，和霧靄混在一起，一陣風颯來，果然夾雜着冰涼的微雨。烟靄雲霧之中，山嶺樹木就像全籠罩在一層薄紗之下。

這是春雨綿綿的季節了，春天溫暖的氣候和水份滋潤着大地，萬物的新生命就在此刻萌發了。可是，一個原本是健壯的生命，爲什麼却在此刻夭亡呢？這到底是爲什麼？

上蒼，這對一個善良而動奮的人是否太不公平呢？造物主，難道你沒有一點惻忍憐憫之心？主宰人世間的神，你的力量在那裡呢？你就這樣讓那邪魔肆無忌憚地爲所欲爲嗎？……

我爲斯豪悲痛，爲斯豪忿憤不平。但一切已是事實，無可斡旋，悲傷、怨憤，都是於事無補的。

車子開了，緩緩地駛離火葬場。在這深幽的山嶺間，我的心情終也逐漸地平靜。

中國筵席品珍

魚翅名菜　燕窩佳肴

講講飲食

文思茂先生：

魚翅是宴席名菜，在我國，吃魚翅可大別爲廣東、潮州、北平、四川、揚州、湖南六派，各自烹調手法不同，但皆爲鯊魚的和尾，價格十分昂貴，爲中國筵席上的首席菜。

中國本身所生魚翅很少，故均爲進口貨，以戰前而論，爲日本輸入中國之大宗貨。菲律賓、印度、非洲均有運來。

可製成魚翅之鯊魚有：鯨鯊、甬鯊、扁鯊、鋸鯊、白點鯊、綢唇鯊，這是六種鯊魚的尾鰭、胸鰭、背鰭都能作成魚翅。背鰭爲散翅，胸鰭和尾鰭則爲排翅。

魚翅本身全無味道，所有燒食魚翅必有其他高貴之配料，如鷄湯、鷄絲、火腿、鮑魚、鴿肉、膏蟹、猪肉等，方有鮮美的滋味。例如爛鷄魚翅、蟹黃魚翅等均極可口，而燒魚翅時，必有「獻」，粵菜用馬蹄爲「獻」，清滑不膩，其他各地多用菱粉，比較濃膩。所以魚翅之所以昂貴，乃在其烹調極爲複雜而配料昂貴也。

中國人吃魚翅，比吃豆腐的歷史短，宋朝以前並無記載，「宋會要」上有魚翅的名目，說是由「市舶」輕福建入口，對吃法則未提及，但既有「市舶」輸入，自然已有食用。有吃魚翅之記載，當數明熹宗爲始熹宗愛用燒給鯛、鮮蝦、鯊魚翅等十多種，製「一品鍋」。

到了清朝，魚翅就大爲流行，「清稗類鈔」上說：「清時宴客，整席者，以燒烤席（滿漢全席）爲第一，燕菜席（燕窩爲主）爲第二，魚翅爲第三，海參席爲第四，鯉乾席爲第五，三絲席爲第六。」細究此一排列，便知全以價格爲主，他下廚督導，寫請首相俾斯麥宴請，並以一九四七年在那布勒斯創建了著名的「意大利歷史研究院」。從一九〇三年起至一九四四年，他一直担任當時在歐洲影响最廣泛的文學藝術刊物「批評」雜誌的主編。

最初以「美學」命名，後來修改定名的「美學要素」，是能夠反映克羅齊美學思想的重要著作。此外，克羅齊還寫過「十九世紀歐洲文學」，評論了有關文學著作和席勒、巴爾扎克、易卜生等十五位重要作家。

克羅齊認爲，藝術活動是人人具有的一種最基本的估動，誰都有判別美與醜的本領。有